

《解深密經》

第一一四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證到一個一切相都無的那種狀況，那種狀況當下就是真如的體了。好像你滲入那個真如裏面那樣。現在你們看佛經整日看到那個「根本智」，「冥契真如」，你時時看到這幾個字，你覺得很玄妙，怎樣「冥契真如」？記住，你不要以為難解，世界上難解的東西一定不通的，通的東西一定可以解釋得到的，換言之即是說，如果是一種真理，不是一定要某種語言才能夠了解得到的，什麼語言都可以講得出的才是真理，是嗎？

有些人說，最高的真理一定是要希伯來文的，Hebrew 的才行的。實在他都蠢（愚蠢）的！用拉丁文來了解不行嗎？有些人說中國那些玄學，什麼《易經》的道理？一譯到英文就不行，全部不行的。又是蠢的！凡是合理的東西，一定是用什麼語言都可以譯出來的，譯不到的就一定有問題！是嗎？譬如科學那些 law 就一定譯得到，你用什麼語言都可以譯出來，譯不到就一定是有問題，它本身就有些問題。所以我們學過語言學的人都覺得這樣，如果它是合理的東西就一定要能譯出來，不能譯出來就是文字太過，可能文字裡面的那些什麼太過？word 太少，沒辦法表達。

出現，你就叫做見道了，見道的時候，你不知道我現在見道了，如果你說，我現在見道了！是不是見道？一定不是見道，如果他出定之後，他講，別人問他，你見道的時候知不知道的？我知道，那時我見道。一定是騙你的，那時沒有沒有概念的，如何會知道我見道？「我」是一個概念來的，我現在，「現在」是一個概念，「見道」又是一個概念，「我現在見道」就是三個概念。

還有，我現在見到真如了，這個真如是概念。這樣就有概念了，是嗎？當時沒有的。那些人也不是麻木不仁的，很清楚，但是沒有概念，沒有多久，這種智慧，這種叫做無分別就沉沒了，一會而已！如果真正可以保持得很久，就要三、四地以後就久了，如果是很久保留一整天都可以的，那些是八地菩薩，七地也行，要吃力，如果不

吃力的，自然他不走的，那是八地以上了，這樣，那個無分別智一沉沒之後，跟住是一種有分別的，即是有概念的智慧出現了。其實就兩個智慧都是那個智慧來的，前一次出現就用什麼？用一種無概念的方式，你明白嗎？兩個不同的 style 而已！

第二次再沉沒了之後，再換過來就用有概念的方式，好像模特兒表現時裝，一個模特兒表演完了之後，忽然間又換衣服出來，其實都是那個模特兒，穿的衣服不同，智的體質、本質都是那個。都是那個 wisdom，剛才就是用那種無概念的方式出現，現在換一換，走入去再走出來，就用有概念的方式，有分別即是有概念，這樣就有概念，有方式出現，再回憶原來歡喜到極！有時那些人，虛雲和尚說，有些人見了性會忽然間發神經（精神病）都有之，我又不信。

聽眾：都見性了怎會神經（精神病）？

羅公：他說太喜歡過頭，什麼？

聽眾：不會！怎會神經病？

羅公：他說要師父教他才行。他就是這樣講。你去看《虛雲語錄》是這樣講。這樣講我就不相信的，哪會這樣的？如此兒戲？

聽眾：我也不相信。

羅公：這樣，那個「根本智」，那種無分別的「根本智」一沉沒了之後，換過一種有分別的智出來，這種有分別的智就是有了「根本智」之後所得到的，就叫做「後得智」了，後得智一出現就再回憶剛才那一套東西，啊！原來我剛才見到一種境界是前所未有的，何解？我們種種東西都有時間的，原來剛才入了一種境界是沒有時間的，超時間的，樣樣東西都有空間，有東、南、西、北空間，它無空間的，亦無相的，原來是這樣的！以前未曾試過了！其實是無始以來未試過的，第一次試。這樣就歡喜到極，所以極喜地又叫做初歡喜地，初登歡喜地就是這樣了，那時就無分別就是登了歡喜地，

聽眾：「極喜初心歡喜地」。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「極喜初心歡喜地」。

羅公：「極喜初心歡喜地」就叫做「極喜地」，這樣又叫做「歡喜地」，極喜初心，無始以來，那種是什麼？那種是無漏智，這種無漏智有兩種，一種叫做「「根本智」」，這種叫做「後得智」，這些「根本智」、後得智的種子，無始以來就寄存在你的「第八識」處，就被那些貪、瞋、癡等等的煩惱全部障蔽了，令到它不能夠出現，勢力太弱。

因為你修正觀的力，就給一個機會那些無分別智爆發出來，如果你沒有那種種子就爆不出的，那個炮仗要你有火藥才能砰！砰！砰！能夠起，你根本就沒有火藥，爆鬼爆馬嗎？所以一定要有本來的、本源的無漏種子才行，這種好像那個無漏種子從來未起過，所以未起過者，因為緣不具備，緣是什麼？撇除了那些分別煩惱，達到了才出現，好像要有種東西要在實驗室裏面才出現，譬如我們的真空，真空，到處都有真空的，但是你始終是不能夠把捉到那個真的真空是什麼，有些是氮氣，有些東西在那裡阻住的，一定要怎樣？在那個物理實驗室裏面，把那些氮氣與其他雜氣一路抽、抽、抽，完全抽空了之後那個真空才出現，真正的、純粹的真空才出現，真如整日都有，但是被那些煩惱雜質遮蔽了。你想抽是要怎樣？要在實驗室，實驗室就是要修正觀，在禪定的實驗室裏面把那些雜質抽、抽、抽，遣，遣除那些相，抽了出來，那個「無分別智」就出來了。一出現，那種「後得智」一起，回憶了，剛才如此這般經過，經過的時候那個「後得智」是有概念的，把那些有概念的東西現出，我現在見，剛才我這樣見，有概念了，這個境界了，我的智慧出來了！

那些智慧出就遣除了那些相，遣除了那些相，我執沒有了，現在法執也沒有了！當下就證到真如了。一套概念就好像放電影，照樣整出來一套，其實這套全部是假的，何解？你有概念，人家過去是無概念的，用有概念的東西來描寫那種無概念的那種情況，那就是假見性，這樣，那種「後得智」一出現，一個「後得智」一起就怎樣？因為一有概念就有時間了，就要先怎樣？境界是空的，第一個，第一個剎那，境界空的，第一個剎那，我的心都是空的，我的智慧都是空的，第二個剎那，現在境界與心一起都是空的，無有不空的。

第三、第四個剎那連續，所以最低限度三串心，就叫做「後得智」的見道，就叫做「三心見道」了，怎樣叫做「三心」？第一「境空」；第二、第二個剎那，第一個心就是第一個剎那的心理活動是「境空」；第二個剎那的心理活動，就是「心空」，第三個剎那，「後得智」見道一定經過三個次序叫做「三心見道」，以後的心就一路連續了，就有若干時間在這裏了，就看你的定力有幾大了。「根本智」見道是怎樣的？「根本智」見道就叫做「一心見道」，一下那個「根本智」一出現，就無所謂我、法分別，無概念的，聽不聽得明白？

「根本智」叫做「一心見道」，「後得智」叫做「三心見道」，一心見道又名叫做真見道，「後得智」的「三心見道」就叫做「相見道」，他不用那個「假」字，其實是假見道，是嗎？叫做「相見道」，「相」即是概念，有概念的見道，真見道是無概念的見道，無相見道，相見道都完了，你就變成什麼？一個階段了，你就叫做「極喜地」開首了，「極喜地」開首，見道兩個字完結了，不見了，以後相見道完結了，另外一種，另外一種新的生活開始了，那種叫做什麼？修道，練習、「修」者，即是練習，整日練習這個「真見道」、「相見道」，練到它熟，熟到怎樣？我要一個鐘頭（小時）這個心都不散的，一個鐘頭可以；我要兩個鐘頭不散的，兩個鐘頭也可以；我要今日整日不散的，今天可以整日不散的「真見道」也得，一地一地越整越高，越整越高，即是控制力越整越強，這樣就叫做見道了。告訴你，你不用去參了，不用參禪了，會解這裡就行了，這個是怎樣？這個是釋迦牟尼佛對你講的，你都不參？你去找那些烏凜凜（懵懂）的人去參？你這樣真是叫做愚不可及！

聽眾：參禪修止？

羅公：參就是修觀，人家這種修觀是教你如此這般去修，參禪就是烏凜凜（不明所以）叫你摸出來。即是這樣，你進去森林處，有很多象牙的，又有好多寶石的，你進去找吧！找到找出來為止，有的！你找吧！就這樣。找得到固然是好的，有些找不到就餓死都有的！轉來轉去方向不辨，漸漸地日一落就東、南、西、北都分不開，越行越遠，你就怎樣？肚餓了又找不到吃的，腳軟了，就會

餓死了！人家等於怎樣？你未入森林之前就給你一張地圖，你看熟這幅地圖，指南針也給了你，拿著指南針，把打火機也給你，如果黑就照一下，哪邊是東、南、西、北，你看著指南針，這樣去就一定不會撞板的。人家就是這樣，何解你不這樣做？你走去盲摸摸走進去找，這些人就是蠢材！蠢到極！還有些蠢人：我不用的！那些無智慧的人才要這樣，漸教而已！我們是頓教的！我們是大根大器，不用的！這些人就是死症了，這個世界哪裡有那種大根大器？大根大器都不在這裡的！是嗎？大根、大器的一早又去了極樂世界之類，有些就去兜率天，還在這個地球裡受原子塵嗎？你說是不是？

聽眾：羅教授，你說那個「冥契真如」是等於什麼來的？

羅公：我剛才解，「冥」，何解整日講「冥契真如」？「冥」就烏暗暗的？不是的，不是解烏暗暗的，「冥」者，沒也，沒也，好像我們入水游水，整個人沒了在水裏面，我不是在水的外面看水，我是滲了進裏面的！「冥」者，沒也；「契」者，合也，我整個人好像入水那樣沒了進裡面，與那些水相合在一起，不是在水外面看水，明白嗎？「冥契真如」，與那個真如，我沒了入那個真如裏面，我滲入了真如裏面，與真如合在一起，「冥契真如」。

聽眾：是不是即是「根本智」？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是不是又是那種什麼「根本智」？

羅公：真正證入真如的時候，那種智慧就叫做「根本智」，是那種境界叫做「真如」。因為那時是真真正正見道了，所以叫做「真見道」。沒有概念的，無相的，後來「真見道」完了，那個「相見道」起就有概念的，有相的，有相的他就模仿，再回憶了，回憶就有相的，不是真正「真見道」了，是有相的，即是將那個「真見道」好像錄影那樣，再放映出來的，現在有個問題你們不注意的，很多人都不注意的，很聰明的人都不注意的，那些哲學家都注意不到的，但是那些和尚有時就很聰明的，不是現代的和尚，是古代的和尚就會注意到，前一剎那是「真見道」，是嗎？前面的剎那，「真見道」現在結束了，那種「根本智」就沉沒了，第二個剎那的智慧起，「相見道」，前一剎那與後一剎那，兩節的，前一剎那是無相的、無概念的，這個剎那的「相見道」怎樣回

憶？前一剎那我親眼見到的，有個相狀，後一個剎那就回憶出來，前一剎那什麼都沒有的，無形無象的，第二個剎那都不是那種智慧了，之前那種智慧是無相的，現在這種智慧有相，怎樣回憶？不可能，回憶是否可能？是嗎？你想一想？當那個「真見道」完了之後，第二個剎那「相見道」起，有沒有可能再回憶「真見道」？如果無可能，你這套東西就是假的，是嗎？騙人的；如果你說有可能，請你講出來，是嗎？想不想到黃敏浩？你是讀過，修過哲學的，這些問題只有學哲學的人才想得到，有沒有可能？

聽眾：有「念心所」。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你說有「念心所」。

羅公：是，你知道。對了！因為「真見道」的時候不是單純是那個智慧起的，那個智慧叫做「慧心所」，與那個「慧心所」同時有個「念心所」在那裡，那個「念心所」即是等於錄影機，你明不明白？那個「念心所」它已經錄影了。到第二剎那，全部前一剎那沉沒，第二個剎那那個意識起的時候，再把「念心所」帶起，那個「念心所」已經把前一剎那的東西錄影了，現在那個「念心所」把它帶出來，明不明白？這樣就行了，所以念就是這樣重要，「念心所」，因為「念心所」太緊要了，所以修行的人你搞不定的時候，你就念咒就行了，念佛就可以了。如果沒有這個「念心所」，這個「真見道」與「相見道」就不可能，有「念心所」就有可能，所以有時一點東西，你說：一點東西都這麼妙嗎？就是這麼妙。整間屋的電燈，那個 fuse 只有一點點，那個 fuse 一噠就整間屋，整個廳的電燈都著，沒有那一點點東西就烏黑一片，「念心所」。

聽眾：所以那個「念心所」很緊要的！

羅公：很緊要。

聽眾：「念心所」什麼都有。

羅公：那個「念心所」是什麼？把後一剎那，把前一剎那的情況在後一剎那重現，阻住其他東西出現，這樣修正整日每一剎那用「念心所」的力，把前一剎那的東西想起來，即是把前一剎那的東西再放出來，其他的雜質沒有辦法出現，第三個剎那它又再想起第二剎那的那套東西，其他東西又不能夠出現，譬如你第一

剎那想著阿彌陀佛的樣子，第二個剎那用「念心所」把第一剎那的阿彌陀佛樣貌又再現，這樣阿彌陀佛的樣貌再現，其他西方女人的樣貌就現不出了。到第三個剎那本來有另外的東西就可以現，誰知那個「念心所」強到極，又把第二個剎那所想的那個阿彌陀佛的樣子又現出來，全部阻擋住，你明不明白？

這樣一連串，可能初期就十念，十剎那、八剎那都可以的，到第十一個，第十二個你自然就散了，不散都沒有心機了，如果有漏的，但是你如果訓練得多，整個小時連續都是見著他。豈不是死板板一樣？其實不是，同中有異，本來很暗的，漸漸地越現越清楚，越現越清楚，即是那把刀就是這樣磨，都是那把刀，但就有些不同了，以前沒有那麼鋒利的，是嗎？以前要大力砍才能切到東西，現在吹頭髮過去，頭髮都會斷的，鋒利成這樣。智慧起，那個「念心所」起就是這樣。所以後來那些人，見到有些人，這些人都是沒有辦法修止觀見道了，搞不定的，不如教一套法門，方便法門給他，念阿彌陀佛，搞不定就走過去那邊才學，這樣的。即是我們在香港搞不定，算了，不如移民去加拿大，走過來再算了，一個辦法你就是修淨土，去那邊來搞，是嗎？

你的兒子在這裏，譬如你在香港，香港都是很難搞了，將來都不知怎樣，不如送他去美國留學，就是這樣解。念佛就是這套東西，是好的，但是你不能說它是絕對最好的，不是的，其實這是不得已的辦法，如果你會有辦法就不用這個的。你說不用，我一起做可以嗎？一起做就更好，開一檔生意買了燕梳（insurance）就無撞板，燒了鋪頭也有得賠償。最好你就修止觀，最上等，最上上等，兼搞念佛。

即是你開一間大公司，還買了燕梳（insurance），只要你經營得法就一定沒有破產，是嗎？這樣一方面修止觀，一方面念佛就最好了，我就是這個辦法，太虛法師也是這樣的辦法，很多都是這個辦法，但是那些老太婆不識字的就沒有辦法，你就不要講那麼多，就說你這一套就是最好了，這樣一定行了。最緊要這樣，這個是暗示，你知不知道？催眠、催眠她就這套就可以了，什麼都不及你，六祖都不及你，你肯念

佛就可以了，你比六祖先去淨土，六祖只是在門口而已，你就一直入了，這樣就令她一條心。你明白嗎？

你說，豈不是執著？她要執著的，念佛要執著的，是嗎？修止觀的時候就不用執著，念佛就越執著越好，即是你祈禱，越執著就越虔誠的，如果你想：聖母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？這樣你就不虔誠了，一定有的！肯定有的！所以執著不是不好的，在某個情形之下，越執就越好。但是你就不要整日這樣，獎勵別人執也不行的，所以很難，很難，講話很難，很難。好了，這樣就見道了，見道又怎樣？見道位，分兩點來講，

癸一，正明見道。正式說明怎樣見道，但是他不講給你們全部，只是講「真見道」而已，他沒有講「相見道」給你們聽，釋迦佛真是氣死人，只是「真見道」，何解？沒有「真見道」就沒有「相見道」的，你明不明白？你能夠有「真見道」，你自然就有「相見道」，不用講，你明不明白？到那些論就詳細講給你聽了。

癸二，明見道的勝利。見道有什麼好處？現在整日問，整日修有什麼好處？告訴你好處是什麼？勝利，原來勝利兩個字，他勝利了！victory 兩個字原來在這裏的，那些日本人翻譯 victory 那個字，四處找不到這兩個字來譯，原來在佛經裏面！正合適！有「勝利」兩個字，就將 victory 那個字譯作勝利。癸一，正明見道。「從是已後，於七真如，有七各別自內所證『通達智』生，名為見道。」「從是已後，」你能夠學上文那樣，即是什麼？加行位，「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法」，經過這四個階段以後，你就怎樣？「於七真如」這裏他講得不清楚，「於七真如」怎樣？

因為你在未修止觀之前，已經對「七真如」的道理已經了解，是這樣，不是說見道之後真有七個真如給你看，那就不行的，你即是要明白，你在未修止觀之前，連四加行位都未到之前，你已經準備了，對七真如都已經了解，「於七真如，有七各別自內所證『通達智』生，」這樣你已經了解這些經論了，這樣當你修禪定的時候，就修

某一個真如的時候，就「各別」的，修流轉真如，你就能夠觀這個「十二因緣」，第二個「相真如」的時候，你就知道，雖然你不能夠證到，你都知道真如是這樣的，亦有智慧生起，不過這是有漏的，有各別的，每一個真如的智，你觀的時候，都有各別的智生起，這種智是什麼？初就有漏智，是嗎？

但是有漏智漸漸地真真正正見道就變成無漏智了，「各別（的）自內所證」，是自證的，不是靠外面的，內證的，「內」即是在定中證的，所證的，那種漸漸地，初期是有漏的修慧，後來由有漏的修慧發展到最高級的時候，就變成「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法」，都仍然是有漏的，一經過「世第一法」之後，突然間沉沒，那個無漏的「根本智」生起，這樣，然後那種「通達智」生了！是要這樣解的。那時候就「名為見道」了。見道了。即是為何這樣？釋迦佛何解講得這樣論盡（繁瑣）？第一，舊時那些經教可能用口述的，可能是因代代結集，變成可能就講得不是很明了，但是我們的理論清楚我們就知道了，所以我加回去，我在圓測法師那裡節錄出來寫在上面講給你們聽，無相觀之前入見道一定是什麼？

見道之前一定是四加行位，四加行位是「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法」，這個都是無相的，「無相」即是空，入空觀，入空觀，不過他是有漏的四加行空觀，是嗎？到無漏的空觀就是叫做見道，入無相觀之前，是嗎？即是最低限度見道，那種「無分別智」起之前，雖「無分別智」尚未出現，是嗎？未出現，由於七真如有有漏的修慧，由於你讀熟了那些經教，當你修正觀的時候，對於「七真如的」道理已經能夠觀得到了，有些有漏的智慧生起了，這種智慧就不是聞慧，不是「聞所成慧」，亦不是「思所成慧」，是「修所成慧」，在你的止觀裏面出現的，有漏的修所成慧，那時有漏的修所成慧就證知各別真如的真實道理了，對於那七種真如的道理而已，那種道理體驗到了。

這句是這樣解，這樣後來今入無相觀的時候，現在經過「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法」的無相觀，有漏的無相觀，觀到最後，有漏的無相觀沉沒了，無漏觀起了，當入無相觀的時候，乃通達前此各別，乃通達前此各別內證真如道理，在七種真如道理的

那個真真如，這真如，明不明白？七個「七真如」都是概念來的，概念所表的七種概念，七處概念所表達的真如，其實都是道理來的，這個道理之後就最終見到有個真的真如，那個真如，是真實道理的真如，是嗎？即是「七真如」的真如，你明不明白？

那個真如你把捉到了，這樣就是「名為見道」了。識不識解這個？即是我再講，在你未修止觀之前，你已經對這些經教相當明了，是嗎？相當明了之後，所謂經教的道理是指什麼？那「七真如」是也，那七種真如，第一就「流轉真如」，即「十二因緣」，生死輪迴的道理，第二是「實相真如」，即是那個空性，第三是什麼？「安立真如」，即是「苦諦」的道理，第四是什麼？「集諦」的，「集諦」叫做什麼真如？「集諦」叫做「集諦」的真如，第五是什麼？「滅諦」的，「清淨真如」；第六是「道諦」的，「道諦」的叫做什麼？不理了，總之就是道諦的修道的，我都不記得了。那七個真如，

聽眾：「了別真如」。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還有一個了別真如，

羅公：是，「了別真如」，即是唯識的道理叫做「了別真如」，等等。這七種道理你都懂得了，就叫做「七真如」。不只是普通拿住本書來讀，我們修止觀的時候，都能夠把那七種道理在觀察，都有個別的有漏智生了，有個別的有漏智生。然後現在正式入空觀了，正式入空觀的時候，我們觀：所謂「七真如」者，都是概念，都是道理，都是假相，而是什麼？那個真的真如是無相的！凡一切相都遣除了，那時所有相都沉沒了，那時那個真如就叫做「真真如」了，出來了，那時就「名為見道」了。聽不聽得明白？這句是難讀一些的，不過不要緊，將來你一定明白的。見道之後有什麼好處？你看，明見道的勝利。

聽眾：羅公，我有些不明白，想問一問你。

羅公：是。

聽眾：「通達智」、「無分別智」或「根本智」，三個名稱是不是相同的？

羅公：哦！「通達智」就通乎有漏、無漏兩種都有，是嗎？你「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

法」就有漏的，「真見道」與「相見道」是無漏的，兩種都是「通達智」，是嗎？不過真真正正嚴格來講，「通達智」應該是指那些無漏的「根本智」與「後得智」，嚴格來講，是嗎？

聽眾：「無分別智」呢？

羅公：所謂「通達智」就包括兩種，即嚴格來講，「根本智」、「後得智」，是嗎？如果放寬一些，就連了解那種有漏智都包括它了。

聽眾：「無分別智」。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「無分別智」。

羅公：怎樣叫做「無分別智」？

聽眾：你寫的「根本智」是否同一個意思？

羅公：哦！「根本智」即是「無分別智」！「根本智」即是「無分別智」，「分別」即是有概念的思維，「有分別」即是有概念，「無分別智」就無概念的。但有些經書這樣的，它說有兩種「無分別智」，一種就叫做「根本智無分別智」，一種叫做「後得無分別智」，兩種都叫做「無分別智」，有些經書這樣寫，不過不要這種，「無分別智」我們當它是「根本智」，「有分別智」是「後得智」。

這樣平時即是說未曾真正入加行位為之前，你已經了解「七真如」的道理了，當你後來修行修到你入了加行位了，修觀了，不外都是那個「七真如」的道理，這樣你修觀的時候就有漏智生起，有漏智雖然都是通達，但不是認真（真正）通達，是嗎？這樣觀著、觀著，過了出世第一法，那些有漏智沉沒了，無漏智起了，無漏智起最初的就是「根本智」，跟住就是「後得智」，這個是真正的「通達智」了，這個「通達智」就由這個有漏的加行智引起、生起了，這樣，真正「根本智」與「後得智」出現的時候就名為「真見道」、「相見道」了，就「名為見道」了。聽不聽得明白？明見道勝利，分兩點，第一講不講？以後講啦！今天夠了，講到見道。

聽眾：90年7月1日。

羅公：「煖位」、「頂位」都是境是空，心是有，即是說什麼？

他能夠 objectively 覺得空，就不能夠 subjectively 空，境空，境界空兩位，「煖、頂」，這樣「煖位」與「頂位」，「煖位」就粗淺些；「頂位」就貼切些，「煖」、「頂」再進一步，如果你不死，或者你很聰明，今日就「煖」，明日就「頂」，後日就「忍」都可以的，是嗎？你如果聰明，沙沙聲一個小時內一坐你就過四級都可以的！是嗎？有些這樣的，那些利根的就是這樣的，那些獨覺，不過你就不要這樣大貪，希望一世之內做完它就很好，是嗎？再重複體驗境空，先體驗境空，跟著那個「境」空之後，就「心」都空，這樣就先空「境」就跟住空「心」，這樣就忍位了。如果你不斷再練習，就第四位了，「世第一法」，那時「心」、「境」一齊空的，智慧出現，就覺得好像空無所有那樣的。

但是那個智慧的力量有限，體驗到這樣，但是不能夠銷毀你的煩惱的，沒有力量銷毀煩惱，因為它仍然是有漏的，有漏慧中，有漏智慧中最高級的，所以叫做「世第一法」。好了，這樣你在這四級裏面已經觀得很純熟了，不過就是用有漏慧，不發生大作用。好了，下面到這裏了，「從是已後」，即是在什麼？「煖、頂、忍」能夠這樣修的時候，「從是已後」即是能夠做到由「煖」起計，「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法」由那裡計起，一入了能夠「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法」以後，你就怎樣？「於七真如」，對於上文所講七種真實的道理，那七種真實道理之中，最緊要的就是第二那個，那個「相真如」，

那個就直情是「真見道」了，但是你一定要其他的你亦要觀到，曾觀過的，他對於那七種真實的道理「有七各別自內所證（的）通達智生」，每一種真如你都有一種什麼？智慧起，那種智慧是什麼？「通達智」，「通達智」指現量的，直接體驗的，不是靠邏輯的，有現量智，每一種所謂「現量智」最好用六祖的說話來形容：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」不用靠理論，直情覺得如此的，這樣那種「通達智」生。這樣，那種「通達智」一生的時候，你就怎樣「生」呢？譬如你這樣，第一種真如就叫做「流轉真如」，當你觀這個「流轉真如」的時候，就觀眾生的生死輪迴，一段、一

段、一段、一段那樣，每一段都有、兩段之間都有十二個階段，這樣，觀那種現象就這樣了。觀那種現象這樣之後，都很確切了，是如此了，那時你就走入「相真如」了，那「十二因緣」是有相的，由「無明」，有「無明」的相，是嗎？

「無明」就產生那些「業」，就有「業」的相，由有那些「業」就產生你投胎的「識」，就有「識」的相，到那個時候，你就知道這些現象都是幻象來的，有是有，但是只是幻象來的，都是眾緣和合而生的，都是「識」所現的，本身是不實在的，空的。觀到這裏的時候，你就覺得它是空了，就已經不是第一的「流轉真如」了，走進了「相真如」了。就在「相真如」那裡一路練習，練習到最純熟，就撇去其他的六種就真如，在「相真如」那裡，在「相真如」那裏的時候，你就觀這個什麼？一切的境都是幻的，幻有的，這些都是「識」所變的，或者眾緣和合而生的，觀，這樣重新在那裡回頭再入「煖位」，好辦了，或者幾個字（十幾分鐘）就沙沙聲過了「煖位」，再重現「煖位」就觀那些境，「十二因緣」等等那些境，這些境是幻的，都是幻的、空的，境空。再跟住「頂位」，都是空的！很貼切，都是空的！

到「忍位」，不止境是空，心都是空的，能夠知道這個「十二因緣」，這個「四諦」，了解這些「十二因緣」與「四諦」的道理的這種智慧都是空的，再進一步是「世第一法」，一齊空的，「心」與「境」都是空的，又不是「世第一法」那麼簡單了，一觀到這裡的時候，那些有漏智完全沉沒，一沉沒的時候，那種無漏智起了，那種無漏智起了，那種無漏智起，就覺得一無所有，真正體驗到真如了，但是也不是無，那時就即是《心經》所講那種什麼？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」，你說它「生滅」都是不對的，你說它是「清淨」的都是不對的，無相的真如，那是真正見道了，那時就叫做「根本智」出現，就叫做「真見道」了！「真見道」過後，「真見道」，記住！「真見道」是無分別的，何解叫做「無分別」？「分別」兩個字是指什麼？

第一，有理論，好像邏輯那樣，有大前提，有小前提，一路連接著思想過去的，這種叫做「分別」；第二有概念的分別，分別的心一定有概念的，那時無分別，沒有

這個邏輯的階段，亦無概念的，無分別，那種「無分別智」出現，就叫做「真見道」，「真見道」過後，這種「無分別智」就沉沒了，沉底了，那種就叫做什麼？見道了，由那時起就叫做入了初地，叫做「初地菩薩」了，又叫做「聖人」了，未見道之前就只是稱做「賢」，不能稱做「聖」，一見道之後就叫做「聖」了，這些就是聖者了。「名為見道」。明白了？

那天我講過，這裡我重複講而已。見道有什麼好處呢？下面講見道的勝利了。不然有很多人問的，將來見了道又怎樣？見道的好處，講了四種勝利。這四種勝利就是見了道之後所產生的實在都是附帶的效果而已，最主要的就是什麼？第五種，「事邊際所緣」，這種是最緊要的。先講四種，然後這裡再講「事邊際」，即是合計是五種勝利，其實第五種就一見道開首就已經是了，「事邊際所緣」。

你看，子一，四種勝利。「由得此故，名入菩薩正性離生」，這是第一種勝利；第二種勝利，「生如來家」，那時你是真正的佛子了，「生如來家」了，「證得初地」，證得初地菩薩了，跟著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一入了初地，惡道已經沒有你的份，豈不是很著數？是嗎？譬如你以前殺過幾多家那樣，一入了初地之後就不要入地獄？不是沒有了，還有在這裡，那些業種子還有，但是沒有辦法出現，即是你銀行有一大筆錢在那裡，到你死你都取不到的，凍結了，即是等於沒有，是嗎？有你的名字在這裏。

即是你這個罪業要受報應的，地獄、餓鬼這些，你要受報的，但是始終那些報硬是不能出現，到了你成佛就沒有了。那些東西就是這樣，可以凍結。「證得初地，又能受用此地勝德。」「受用」即是享受，享受初地殊勝的功德，你看，「由得此故，」由於你得到見道，你就叫做什麼？「名入菩薩正性離生」，「正」者，在佛經裏面，「正」者，「聖」也，「聖」即是性，你有了聖人之性，「正性」，「離生」，這個「生」字你查詞典就令你很敲斂（艱澀）的，你問那些人，那些人就會，如果他不是，平時不習慣講課的，他都不會記得的，這個「生」字是何解呢？

我們，你吃東西，吃到那些生的東西，煮東西吃，譬如你吃菜，煮著那些菜都未煮熟你就吃，那些菜有很多細菌，令你吃了之後就引生很多疾病，這個「生」就是這樣解的，生的！不熟的！煮東西煮得不熟的，你吃了之後會生病的，那種生，這個「生」是這樣解的。怎樣呢？一個人如果你未得無漏智，未入初地你就很容易等於煮東西煮不熟那樣，時時你吃了那些生的東西你就會生病，一入了初地之後就「離生」，沒有了這個會令你生病的東西，即是說未入初地之前，你有時會做一些很撞板的事，譬如會造一些會入地獄的「業」，雖然你不受報應，有時都會、都會做了很多事出來的，這樣就叫做「生」，即是生硬的，離開這種「生」的狀況了，然則所謂「生」是什麼？即是指那些分別，煩惱有兩類，是嗎？

一種是分別起的，由思惟分別而起的；一種是什麼？俱生的，與生俱來的，與生俱來的那些俱生煩惱，你入初地你亦動不了它的，但是一入了初地，那些分別煩惱的種子就剷除了，在「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法」那些有漏的智慧，不能夠剷除那些分別煩惱的種子，但是一入了初地，那些正式的無漏智出現，它就燒毀了你「第八阿賴耶識」裏面所藏的那些分別煩惱的種子，那時就無生硬了，連分別煩惱的種子都沒有了，然則所謂「生」者，那個本質就是什麼？就是那些「分別煩惱」的種子。「正性離生」，你已經是有聖人之性，就離開了那種煮東西煮不熟的那種狀況了。「離生」是第一種勝利。

第二種勝利是怎樣？「生如來家」，你能夠繼承如來的事業，你即是如來的兒子，真正是如來的兒子一樣，因為你將來一定成佛的，即是一定是那個、你是皇太子，你一定繼承皇位的。而且是如來大家族，如來在那裡集會，你（一定）生的地方一定有如來的集會，例如什麼？你生極樂世界，生藥師琉璃光的世界等等，不用念得那麼辛苦，又說要七日一心不亂，不用那麼繁瑣，你幾乎一發願你就往生了，「生如來家，」並且「證得初地」，在十地之中，你已經直接，「證」即是體驗到初地的情景了。第三種。第四種就是能夠享受這個初地所有的殊勝的功德，哪種殊勝功德呢？

你看看：（一）生報土，不用一定是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，你隨便揀一個，只要

發願，他就來接你生報土；二，於多法門能得自在，差不多所有經論所講的什麼法門都好，你都可以懂，你想懂就你能懂；三，自知不久證大菩提，自己知道，我不用很久我就成佛了。三種勝德，這樣有四種德了。這樣「生如來家」，剛才我講，你就是真正佛的子，但是又有兩種特殊的解釋的，有一種就是什麼？「如來家」者，就是無相的，無相的真如就是「如來家」，有相的都不是「如來家」，所謂「如來家」，你時時入定，你就證到真如了，叫做「生如來家」。就這樣解釋，我就寫了在上面。「如來家」是清淨真如法界有這四種殊勝功德。

子二，事邊際所緣勝利。怎樣叫做「事邊際」？我們修止觀的時候，修止觀一定有一種境，凡修定都有一種境的，那些說，沒有的！我入定什麼都不想的，他即是想著空空洞洞什麼都不想的那種境，不會沒有境的，如果真是沒有境就只有證真如那時，無相，證真如是無相分的。這樣修止觀的境有幾多種？有四種，前文講過，第一種，記不記得？你有沒有聽？有沒有聽？第一種是什麼？看看，是不是要敲頭殼才行，記不記得？也是不記得，是嗎？又燒到陳芷君了，第一種修止觀是什麼？

聽眾：煖、頂、忍……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煖、頂、忍……

羅公：不是！不是！煖、頂、忍那四個階段是指智慧，煖智、頂智、忍智，智慧而已，境，修止觀時所要觀那些什麼東西？你就一定不知了，你應該不知，記不記得？你呢？

聽眾：觀身不淨。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觀身不淨，觀身不淨。

羅公：不是！不是！那個是「四念住」，小乘人修的。

聽眾：有分別……

羅公：修大乘止觀，

聽眾：有分別、「有分別所緣境界」、「無分別所緣境界」。

羅公：對了！四種境界嘛！這麼緊要的你們都不記得！真是抵打了！四種嘛！一種是「有分別所緣」的境，好像很多，在定中不斷有很多概念出現的，譬如「十二因緣」，「十二因緣」，這些叫做「無明」，「無明」又怎樣起的？「無明」起了之後他又怎樣投生，一幅幅好像做電影那樣的！那些一幅幅東西活動的，那些叫做「有分別」的影像，那些不是你真正看到別人投胎，而是你在修正觀的時候，自己的意識變起這些 image，變起這些影像。變成影像而已，沒有用的！幻想而已。

很多人問這一句，就被我罵過很多，我說，你又不願意好好地聽，聽多一些就快到了，現在何須急著問來做什麼？在香港，葉文意的徒弟有很多被我罵到他室的。一會你就知了，譬如你去學醫生，你學解剖學的時候，你一定要看先電影，先看那些解剖電影，或者先看圖片，那麼快就拿刀來割死屍嗎？給你割你都搞不定的！是嗎？一定是怎樣，人家將怎樣割（解剖）拍成電影，你就進去看，那個講師就解釋給你聽是怎樣的，是嗎？是不是這樣的？是這樣的，你以為直情就走去搬條死屍就會割嗎？是嗎？你識割嗎？即是說一定是先觀影像，觀影像觀到熟了，真正來做你自然就有辦法了，如果你連圖片都未看過就走去解剖了，結果就搞到亂籠的！是嗎？所以這些叫做「以楔出楔」，即是有口大釘，釘得很實（牢固），你硬是不能拔開，你怎麼辦？有辦法，用細釘在旁邊，鑿，繞圈來鑿，鑿到結果它就鬆了，鬆動後就整口（枚）大釘拔出來，是嗎？

即是等於你去學造，你去學醫科，修解剖學，看電影看到，看圖片看熟了，先生講給你聽如此這般，你都熟了，真正給你一具屍體你就可以去剖了，真正解剖屍體的時候等於拔大釘，是嗎？你走去看圖片，那個講師講給你聽如何、如何，這些是怎樣？等於小釘去鑿，這些叫做「以楔出楔」，這個「楔」字，與這「竊」字同音，用細楔拔出大楔，修行就是這樣，所以一定要修正觀，這個止觀是小楔來的，到最後你拔那個大楔出來才是重要，是嗎？你見道的時候就是拔大楔了，整日這樣修就是小楔了。

等於你念佛，整日那樣念都是小楔，到臨死的那個時候，觀阿彌陀佛來到接你的時候，那時就真是大楔了！帶了你去了那邊往生，你就拔了大楔了，你在這裏修，縱使你修般舟三昧都是小楔而已，修止觀也是，一定是有影像，這些影像是小楔，到了你最後入初地，那些煩惱，分別煩惱被你剷除，那些就是大楔被你剷除，到最後那些最大的楔，是在第八地，最大楔就被你拔去，入了初地之後仍然是「以楔出楔」的！第八地之後還是要怎樣？還有第九地、第十地，八、九、十這幾地仍然是用小楔來出最大的楔。「楔」即是木頭釘。舊時，現在是鋼鐵時代，就用鋼鐵整釘，在鋼鐵時代之前，是用銅來整釘的，用銅之前就用石，用木頭來整釘的，現在中國人造船都不用鐵釘的，都是用木釘的，那些船，中國裡面整的那些船，直至到我離開廣州的時候，我以前走去那些造船的廠，完全做本地的船還是用木釘的，不用鐵釘的。我曾經問過那個船廠的師傅：何解你這麼落後？現在鋼鐵時代你還用木釘？他說：嘿！你有所不知了，用鐵釘就會生鏽的，我的木釘起碼三年都不生鏽，你用鐵釘，不夠一年已經生鏽了！生鏽漸漸就會斷了，那條船會散的！他又有他的道理，是嗎？即是他那時還未識得用不銹鋼，或者不銹鋼不能做釘都說不定，是嗎？

好了，所以有很多，你不用急急地來問，這些影像而已！有什麼用？到了真的時候就怎樣？先影像，到真的時候你就有辦法，一個國家的軍隊，整日在野外操練，練習野戰，那些整日都是影像，是嗎？到真正出去，轟轟聲大炮、炸彈打過來的時候，那時就不是影像了，但是你如果沒有影像，那些軍隊毫無訓練，這些叫做什麼？這些叫做烏合之眾，肯定亡國的！如果你的國家的軍隊是這樣的，所以你學什麼止觀一定要在影像處，「以楔出楔」

。現在是國家，你看台灣那些大學畢業生，剛才講起，全部都要受訓，整日在那裡怎樣？用小楔，真正與外國打的時候才是大楔。「分別所緣」，將那些概念在那裡想，想的時候好像有一些邏輯的形式，由某個大前提就引出一個小前提，再由小前提得到斷案，一段一段，有了斷案，就再用這個斷案做大前提，又引出個小前提，由第三個斷案引出一路一路的連鎖那樣，整堆都是概念的，連鎖的，那些是有分別的影像，在自己的心裏面，就好像做電影，那些概念層出不窮的，第一種。第二種呢？

聽眾：「無分別影像」。

羅公：「無分別影像」，「有分別影像」是修觀的時候用的，「無分別影像」是怎樣？觀到差不多上下就停在那裏，暫時不再觀，

譬如你觀，觀到一切都是空的，你就停在那裏不再觀，不再觀就怎樣？想一種東西，你如果想住佛像的，你就想住佛像，如果你想著鼻尖，就整日想這裡，如果釋迦佛教人就怎樣什麼都不多想，想前面，想前面那些空氣在鼻子又出又入，釋迦佛教人修止就是這麼簡單，有些或者你完全不想東西，我不想、不想，你說不想即是想著一句「不想事」，是嗎？如果是停在那裡不想其他的，不變化的，那種叫做「無分別影像」，是修止的時候用的。如果你輪流修，止完一輪就觀，觀完之後又止，止完又觀，觀完又止，要這樣練習的。又有人問，又有人問：這樣搞法，搞來搞去搞不了的，搞不定。有什麼搞不了？你做軍隊，或者你學打功夫，打完一輪之後休息一下，休息之後又再打，打得多你才熟的，為何無用？

你想打一下就真是出去與別人打架嗎？學三個鐘頭就走出去與人打架嗎？是嗎？一定要怎樣？學完練習一輪之後，就休息一段，休息就修止，練習其實是修觀，要這樣的，如果你不是這樣，你學打功夫一定不成功的！只有這個辦法你就成功，不然你一定不成功。還有，佛就自己講，猶如一個教人寫畫的師傅，他一定教你用一個白色的地（畫布）來畫畫，叫那些學生在那裡畫，畫出來後又毀了它、擦了它不要，再畫，你畫、畫、畫，畫一次、兩次就不像樣的，你畫了一百幾十次就整個像真的一樣了。越畫得多就越熟，畫的時候就修觀，抹的時候就是修止，他一定是這樣的。

所以很多人是這樣，這樣修都是拿來搞而已！即是有個人在葉文意那裡講就被我罵：你不識就坐低，不識就讀多一些書，你先不要批評。你這樣，講完了你問，我想請教你，到底為何要這樣呢？有辦法嘛！這樣有什麼用？有沒有用你怎樣知道？你現在就像蘇蝦仔（嬰兒），一團粉那樣的蘇蝦仔，你知道那麼多嗎？這種人不罵他不

行！罵他。你罵人！我是替你消那些業！你明不明白？你如果業障多，最好找個惡家婆來罵一下你，你幾世的業都替你消了去。是呀！如果你想找個惡家婆來罵，磨練一下你，你就前世的什麼業都消了去。有個宰相不記得什麼名，不知是裴度還是裴休（791年—864年），

聽眾：裴休。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裴休。

羅公：他問那個法師，我吃齋好不好呢？我不吃肉好不好？那個法師就答他：食肉是你的福，你的祿，你有權食肉，你做宰相，食肉，什麼肉都可以食，是你的祿，不食是你的福，你明明可以食你都不食，這個就是你的功德。是嗎？即是她怎樣罵你不罵你，是你家婆的事，與你無關，你讓她罵是你的事，是嗎？你明白這個道理了？

一種叫做「無分別影像」，一種叫做「有分別影像」。第三種，又再貼切一些來講，「無分別影像」即是那個概念的停留，連續都是同一個上下的概念，那個 idea 或者 concept 都是差不多上下的，每秒鐘連續下去不動的。完全不動？不會，你觀那個佛像，有時候會矇查查（不清楚），朦朧一些，不過大致是差不多上下連續，叫做「無分別」；有分別是怎樣？完全那些概念活動的，叫做「有分別」。你修，你念佛都是，你依住《十六觀經》，又觀太陽，又觀日，又觀水，這些是活動的，這些是觀，當你觀到差不多上下，見到阿彌陀佛，整個阿彌陀佛坐在那裏，在那裡生那樣，縱使手會郁一下都說不定，但是大致上他都是坐在那裡不大變化的，這個就止了。止完又觀，觀完又止，這樣就是「有分別影像」、「無分別影像」。

「有分別影像」你都可以修的，凡夫都可以修的，人人都可以，「無分別影像」人人都可以。第三種影像叫做「事邊際影像」，「事」者，即事物、東西，一切東西最究竟的，「邊際」即是最後的，最徹底的、最究竟的，final 的，最究竟是什麼？

兩種東西最究竟，一種現象界，整個現象界，茫茫太空裡面所包括的，應有盡有一切東西，種種類類，種種式式，現象界，整個無邊那樣闊的那個現象界，這個就叫做，叫做什麼名？現象界這些東西，江漢霖你講給我聽？

聽眾：宇宙萬有。

羅公：宇宙萬象，如果你說宇宙萬有就包括了真如，

聽眾：宇宙萬象。

羅公：宇宙萬象，即是「有為法」，所有的「有為法」，所有的有為法在《解深密經》裏面有個名的，叫它做什麼？

聽眾：「盡所有性」。

羅公：是！盡所有性，盡其所有一切現象無不包括，現象界而已，盡其所有，一切一切事體，那個「事」字當體字解，這個就是情況，現象，是嗎？現象都有實質的，那個現象，所有的那些 phenomena，就叫做現象，phenomena 裡面一定有一個什麼？有個 essential 在那裡的，有個 reality 在那裡的！那個 essential，那個 reality，就叫做什麼？

聽眾：「如所有性」。

羅公：「如所有性」，「如所有性」即是哲學家講的所謂「本體」，「盡所有性」即是學哲學的人所謂「現象界」。兩種合起來叫做什麼？「事邊際」，一切事物盡其量不出這兩種東西，這就叫做，這兩種東西叫做「事邊際所緣」的境，這個「事邊際所緣境」的「盡所有性」，我們凡夫都可以，哲學家都可以，科學家都可以，「如所有性」就一定要修止觀，那些學哲學的人，「如所有性」就連康德（Immanuel Kant；1724—1804）都沒有辦法知道的，他都說宇宙的實體不可知了。「如所有性」，佛家說修止觀是可以知的，這兩種東西所有一切事物不出這個範圍，這個叫做「事邊際」，「邊際」即是什麼？limit，邊。這樣，真正證得「事邊際」一定是要怎樣？入初地，是嗎？你現在入了初地就證得事邊際了。你說：我未入到我都見到宇宙萬象啦！是，「盡所有性」你知道，「如所有性」你不知，是嗎？兩種合併起來才能總括叫做「事邊

際」，只有一種就算數嗎？這樣，一到初地就「事邊際」了。第四種所緣叫做什麼？叫做什麼？找人答我。叫做什麼？我聾的，大聲一些，什麼？

聽眾：無邊際所緣。

羅公：不是無邊際。記不記得？鍾先生？黃敏浩識不識？

聽眾：「所作成辦」。

羅公：「所作成辦」，你所應做的事你已經辦成了，已經辦成功了。現在佛經裡面整日怎樣？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」那時的情景，

聽眾：這樣就成佛了。

羅公：成佛了，事邊際，不過有兩種「所作成辦」，小乘就成羅漢，是嗎？大乘就成佛了，是嗎？「所作成辦」，所應該做的東西你已經做了，那時就是另外一種境界了，那時就成佛才行，這樣現在就講不到了，現在只是講到什麼？「事邊際所緣境事」，是嗎？好了，這段你識解了。

子二，明，說明這個「事邊際所緣」的勝利。你到這個初地，你真正證得第三種所緣境，即是說在你定中，要觀真如就真如出現，要觀現象你就有概念。即是換言之，你就是，當你有概念想的時候，你即是一個哲學家那樣，當你要觀這個本體的時候你就沒有概念的，你看看，「彼於先時，由得奢摩他、毘鉢舍那故，已得二種所緣，謂有分別影像所緣，及無分別影像所緣。」一句。「彼於先時」，「彼」即是那個修止觀的人，「於先時」，即是入初地之前，他怎樣？

由你得到輕安以後起計，如果你輕安都不起的，即是連初禪近分你都未能入的，那些是不算數的，他由，最低限度你由哪裡？由初禪近分起才算數的，「由得奢摩他」，修止修成功，即是可以入得到初禪的，「毘鉢舍那」，在初禪，最低限度在初禪近分那裡來修觀的，修那種「毘鉢舍那」的，不是連初禪都未得的，好像我們觀一下那些不算數，那些不能叫做「毘鉢舍那」。這樣由於他修「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」成功了，就「已得二種所緣」了，就已經得到，已經體驗到兩種所緣境了，兩種是什麼？一種，「有分別影像」，一種就是「無分別影像」，這些是什麼？影像而已！是嗎？即是等於國家訓練軍隊，在那裡一、二、一，立正、稍息，那些東西而已！不是

真正與敵人打仗，是嗎？「及無分別影像」，修觀就「有分別影像」，修止就「無分別影像」，這樣就兩種了，好了，現在見道了，又怎樣？「彼於今時得見道故，更證得事邊際所緣。」現在，「今時」即是現在，「得見道故，」因為他已經見道了，所以能夠怎樣？能夠結合「事邊際所緣」了。

這樣，這個勝利最緊要的。一到證得「事邊際所緣」你就見道完了，一見道完就開首，出定了，縱使不出定也好，這節結束了，跟住第二節開始，第二節就叫做修道了，那節叫做見道，見道很短的，你可以半個鐘頭都行，但是修道就很長了，兩個無量劫修道，由初地起，初地一方面就掛住見道開首，一方面見道完了，跟著就修道，這樣由初地一路到十地都是叫做修道，由初地到第七地完，第八地開始，就第一個阿僧祇劫；由正式入了第八地起，一路至到成佛之前，就第二個阿僧祇劫；如果計上見道之前的一個阿僧祇劫，就三大阿僧祇劫。

不過不用擔心三大阿僧祇劫，你一世比一世好，你入了初地之後你還怕什麼？是嗎？你問，未入初地又怎樣？你會持戒的！如果你日日念阿彌陀佛，但晚晚割雞宵夜，那樣阿彌陀佛怎會要你這樣的人？是嗎？你要持戒才可以的！要以持戒做基礎，然後念佛才有效的，是嗎？這頭就殺人放火，那一頭就去讀聖賢書，這種人，是嗎？你一持戒，你持得五戒就一定保持人身的，已經是畜生沒你的分去做了，你想做都做不到，畜生道也不收你，餓鬼、畜生都不收你，保持人身，如果你修十善，你就看看生什麼天了，生忉利天就穩穩妥妥，生兜率天，如果你們在這裡聽《解深密經》的，修十善就一定生兜率天的。

聽眾：能不能返凡間？

羅公：凡間？去凡間就容易，即是多倫多去渥太華就很容易的，是嗎？多倫多去倫敦就煩好多，是嗎？你明不明白？

極樂世界就要很多條件去的，最低限度你又要一心不亂，又要如此這般，這些是

條件來的，你生天沒有什麼條件的，那個條件就是十善而已！所謂「十善」，有幾個是空頭的，我講給你聽，實在七種才是真的，是嗎？不貪、不瞋、不癡怎行？我還未成佛，有癡才公道的！你不「癡」嗎？是嗎？「貪」？為何不貪？我現在貪生天！何解不貪？不用的，所謂不貪就是怎樣？不是因為我貪心想佔有而取得別人的東西，這樣的貪，這樣實質總共就是那「七支性戒」，身三語四那七支，你想生天就坐穩釣魚船了。再加上想去兜率天，你就念一下彌勒菩薩，「位」了，一見完道就要修道的階段，「位」即是階段，「復於後後一切地中，進修修道，即於如是三種所緣作意思惟。」一句。修道就怎樣？修道沒有什麼特別的，不斷練習而已，即是等於軍隊，教完你之後操兵操這麼久，你就可以了，修道，「復於後後」第二地後一些，第三地又更後，第四地更後，這樣就是「後後」，「後後一切地中，進修修道，」進一步修，練習修道，修什麼？仍然是修那「三種所緣」，「即於如是三種所緣」，「如是」即是上文所講的「有分別影像所緣」、「無分別影像所緣」與「事邊際所緣」，三種所緣，「所緣」即是境界。「作意思惟」，「作意」即是修止觀，修止觀來到練，那就怎樣？不斷練，長時期練，有什麼用處？

下面給了一個譬喻，何解又要入？這個譬喻很闊的，何解又要修止觀呢？何解又要在「煖、頂、忍」那裡一步步呢？何解又要先入初地？入初地之後何解又要修道呢？下面譬喻了，他說：「譬如有人，以其細楔出於麤楔。」這個「麤」字，即是與「米」字邊一個「且」字通用的，這個就是正字，「米」字邊那個是（粗）俗字來的，剛才講了，「以其細楔」，用那些細的木釘來撬出麤的木釘，這樣「細楔」用來做什麼？指修止觀時候的那些影像，「麤」的指那些什麼？真正是對付了，真正對付這個世界的東西了，所以我，我有寫在下面了，看到嗎？

「細楔」就譬喻什麼？「細楔」就喻影像及輕安，那些影像與輕安就是「細楔」，「麤楔」就用來喻實物，真正的煩惱，「及麤重縛」，譬喻合併了，由「細楔」如何去出那些「麤楔」呢？於是合說，將譬喻所講的東西再拍合。分兩段，分兩節，壬一、壬二，壬一就明初地出二種縛，在初地的時候就兩種束縛，即是兩口粗釘，被你撬去了，拔出來了；然後壬二，顯餘地淘練其心，在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一

路到十地，就等於什麼？

好像你掘金，在金礦裏取了一些金沙，整塊整塊取出來，有沙有泥的，將它來怎樣？煮，是嗎？先用水來到沖，沖去那些沙，淘嘛！煉，將它用火來到煉，這樣那些雜質一部分，都還未得純金的，煉完之後，再將那些渣再來淘，淘完之後再煉，經過多次來用水來淘，多次用火來煉，最後你就得到純金了。這個譬喻，當它淘煉成金的時候，即是多了一個譬喻，除了以楔出楔，還加一個淘煉真金。壬一，明初地出二種縛。我們有兩種束縛，令到我們不能夠超過生死輪迴的，兩種束縛，一種叫做什麼？這種最難搞的，「相縛」，影子，尤其是你想入定的時候，你想沒有那些影子不行的，「相縛」，你想的那些偏偏它就不出，你不想那些確走出來，相束縛。

一日未見道的時候，總是被那些 image，影像、概念包圍住你，就像圍牆那樣鎖住你，你不能打破那種束縛，那些叫做「相縛」，第二種是「麤重縛」，「麤重縛」即是煩惱的種子，你說我現在修行，生在初禪天，你那個「第八阿賴耶識」帶著你那些無始以來的那些煩惱種子就帶著去初禪天，在初禪天受幾多劫，一劫、兩劫，壽命完了之後，你再下來人間的時候又再做人，或者你在人間造一些惡業，又說不定做狗或別的，當你做狗也好，入地獄也好，你那個「第八阿賴耶識」整日背著那些煩惱種子隨你而去。「麤重」，「麤重」即是煩惱的種子，即是「煩惱障」與「所知障」的種子，整日好像麤重那樣，即是贅著你，你背負著一個大包袱那樣。好像現在那些大陸人講的，那個「包袱」。那個「包袱」你撇不去，當包袱撇去你就成佛了。

-完-